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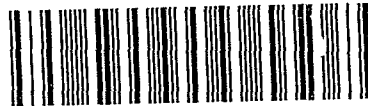
北新小新叢書之八

鳥的 故事

林蘭編

鳥 的 故 事

林 蘭 編



3 0535 3902 3

000240

北 新 書 局 發 行

1925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目錄

伯勞的故事 (顧頡剛)	一
挖窖的故事 (賀揚靈)	五
苦不過 (周健)	一九
肚餓與老二 (桑蒂)	二六
姑姑苦的傳說 (谷鳳田)	三五
苦哇鳥的故事 (君韶)	三八
杜鵑鳥麥秋節的故事 (谷鳳田)	四一
不刁不刁鳥的故事 (俞琴)	四六
么么厂X鳥的故事 (沈時宣)	五二

81
257

當當賭 (雪林)	五七
各做各工 (雪林)	五九
一個鳥的故事 (自振)	六〇
「光棍奪鋤」的故事 (仲連)	六三
哥哥等 (君人)	六六
哥丫 (策奇)	七〇
豆仔鳥 (林憾)	七三
運河之蛙 (谷鳳田)	七九
蛇的故事 (周欽荷)	八二
蚊子的故事 (俞琴)	八八

火金姑的故事 (鍾敬文)	九四
菜瓜蛇的故事 (雪林)	九八
蛇郎精 (張荷)	一一二
蠶的故事 (亦我)	一二四



伯勞的故事

北京圖書館藏

啟明先生：

頃讀語絲三十五期『苦哇鳥故事』的通信中先生引起通雅的話：

鴟，即今之苦吻鳥也，如鳩，黑色，以四月鳴，其鳴曰苦苦，又曰姑惡，俗以婦被姑苦死而化。

因這個「鴟」字上使我想起曹植令禽惡鳥論中亦有一段鳥的故事。因檢曹集詮評（卷九，頁八），錄出如下：

國人有以伯勞鳥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人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月令，「仲夏，

「賙始鳴」。詩云，「七月鳴鵙」。七月，夏五月，鵙則博勞也。

『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俗傳云，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游于田，見異鳥鳴于桑，其聲噉然。吉甫動心曰，「無乃伯奇乎？」鳥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曰，「果吾子也！」乃顧謂曰，「伯奇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言未卒，鳥尋聲而棲于蓋。歸入門，集于井幹之上，向室而號。吉甫命後妻載弩射之，遂射殺後妻以謝之。』

『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

方以智以姑惡爲鷓，曹植以伯勞爲鷓，未知那一個對。姑惡與伯勞，聲音相差甚遠，當非一物。姑惡以四月鳴，伯勞以五月鳴，時候也不同。可惜沒有動物學家可問。

這段伯勞的故事，不知現在還流行否。尹伯奇的故事，是古代孝子的一件大故事，古書中說起的非常多。

顏剛敬上。

十四，七，十二。

作人案，鷓向來說是伯勞，通雅之說大約不可靠；我們不知道姑惡在動物學上究竟是什麼鳥。紹興童話裏有一

篤蛇郎，後半與尹伯奇化鳥故事有點相像，但不是說孝子，將來想記錄下來，併望大家留意錄示這類化鳥以及化百物的傳說故事。

挖窖的故事

賀揚靈

今日天氣炎熱，好生困人。我吃過晚飯之後，一個人獨自跑上蛇山的頂上去耍一遭，到那里已經腳痠，汗流，氣喘，不得了地，索性就躺在那個柳蔭下一塊草地上休息着——輕輕的微風從樹林裏吹過來，倒覺得有幾分涼意。天上浮雲飄飄，四圍的歸鳥啾啾；從暮雲裏放出來那些紅珠般的霞彩，映到那個對面的黃泥坡上，竟像一塊血迹模糊的小赤壁，刺人心目。

—5—
這時我便聯想到滬漢各地的流血慘劇，不覺悲從中來，忍不住嘆了一聲，說：

「唉！中國！中國將成血洗了！」

不提防着半夜裏竟闖出一個李達來，後面有人隨聲拍掌

大叫一聲：

「好！好一個愛國志士，竟蹣跚於蛇山的柳陰底下！」

我大吃一驚，仰起頭來，反面望着——原來是吾友大杰
在那里變鬼把戲，就照常的也對他笑了一笑。忽看見他手裏
捏着一張小報，急忙的對他說：

「你手拿的那張小報，是何處的風頭廣告？請借我一
閱。」

「我剛從時中書社買回來的。這是三十七期的語絲。你

要看，拿去吧。」

我聽了是語絲，就快樂極了。因為我在這裏，一年來，於課餘飯後的消遣刊物，就是語絲等等。我與不自禁的搶過來，鼓開兩隻眼睛在看，好容易的看到顧頡剛先生的伯勞的故事，便引起我關於這段故事的迴想。同時，又在這個暮色蒼茫的情景之下，挑動我這個久羈異地的遊子的思家情緒；便把崔顥題黃鶴樓「日暮鄉關何處是？」的詩句，念了幾聲。

接下把我關於這段故事的迴想，寫在下面：

語絲上顧黎明潘漢年等所引的故事，都是關於杜鵑一類的。這個，在我故鄉裏也流傳遍了，大致也略同。惟頡剛先

生的伯勞的故事中，所引曹植禽惡鳥論中之尹吉甫與伯奇的故事，倒和我在小時姊姊所講給我聽的那個挖窠的故事有幾分相仿？

「挖窠原來是鳥叫的聲音，後就因其聲而名之曰挖窠。此鳥在鄉下，人都深惡痛絕。牠是不常叫的，假使牠偶然飛在人家的屋頂上，或屋前屋後的樹上去叫；這一家人，這一處人，就大驚小怪起來，個個都提心吊膽，怕不知大禍竟闖到誰的頭上來了。倘不幸某家正有人病到在牀上，忽聽到此鳥一叫，那病人家的父母妻子，更不知如何驚惶得要在暗地裏淌冷淚了。此鳥的聲音爲「挖窠」，其意就是催病人家快點

挖好一個窖，預備瘞葬那個病人得了。鄉人惡其不祥，所以牠一叫，就用來復鎗去描擊牠，或結合一大羣的人擂鼓放鞭炮叱逐牠。據他所引「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則「伯勞」與「挖窖」，原同是一個惡鳥，同是一個傳屍耗的惡鳥。但與我姊姊所講的事蹟，却有點不同；而且其中當場的人物，也不是那歷史上有名的尹吉甫，伯奇，却是一個黃百萬，黃千萬和一個泥水匠的遺事。

這個挖窖的故事，是我八九歲的時候一個五月中旬的晚上，聽着我姊姊講來的，那天天氣，也有今天一樣的怪熱，夕陽在山，我的母親就叫着我的姊姊到街上去買東西。等到

萬家燈火，銀河在天的時候，牠纔買得兩個大西瓜，一罐蓮子湯回來，我的父親不慣吃水果，他就左手一瓶膏粱酒，右手一壺綠葉茶，帶着我的妹妹弟弟，一併有六七個人，都到後園裏的茅亭下坐下乘涼。當時破瓜的破瓜，吃蓮湯的吃蓮湯，喝酒的喝酒……真是——

旋折蓮蓬破綠瓜，酒杯收起點新茶；

飛蠅不到冰壺淨，時有涼風入齒牙。

——大家不由得要心快神爽，意氣洋洋者矣！

我乘興就擰着我姊姊的手，帶着一把蒲葵扇，跑到牆邊雜草叢裏撲流螢去了。和她所撲得的流螢，總是用一個紙袋

裝好做燈籠提着。

不上一點鐘久，忽聽得茅亭邊柏樹梢頭，「挖窖！挖窖！……」的叫了幾聲。我母親就打發我弟弟來叫我和姊姊快快跟她回去。我正和她撲流螢，上跳到下，下跳到上——興高彩烈地；這樣被她一叫，實不願乘興而來，敗興而返；然苦於上大人的命，真是難乎爲情，只好跟着我的姊姊一同開步走吧。

走到茅亭下，他們都收拾好了。母親看見我，就雙手緊緊的抱着我偎慰着：

「兒！快回去！這里不能久坐了。快！……」

——言下帶有幾分驚惶的神氣，我也不知牠爲的什麼？只是兩腳趕兩腳地跟着她跑回家來。頓時姊姊就携着我的手到她房子裏坐下，她帶着甜密的微笑向我說：

「弟弟！你曉得今晚母親叫你快回來的心思麼？後園裏那個柏樹上叫的挖窠鳥，是最不祥的；這一叫，又要叫母親日日担心呵！」

——怎樣不祥？姊姊！

——你不知道麼？弟弟！你們天天唱的黃百萬的歌兒！

黃百萬！黃百萬！

左邊有個搖錢樹；

右邊有個聚寶盆。

用不盡，吃不奔。

——這個挖窖鳥，也就是他家裏一個泥水匠變成來的

呵！

他生下一個兒子名黃千萬，很聰明，八九歲就把四書五經讀完了，並且還能出口成文，合成成詩呢。黃百萬有了這樣的一個好兒子，自然是疼愛極了。不到十二歲，他父親就巴結得鄰村一個王舉人老爺，結成親家。這樣一家很有錢，一家很有勢，真的是「門對戶當」了。黃百萬是商賈出身，他在外只有七八年，不曉得他從那里得到這麼多的橫財？因為

沒有勢力的原故，總是吃着地方上流氓訟痞的虧，這番結上這門勢力的親，自然是歡喜欲狂了！誰也再不能欺凌他了。

兒子還沒有到結婚的時期，他先兩年，就妙想天開，要特別造一座房子，很精美，雅緻，有花樣的，預備做那對鴛鴦的安樂窩；誰知道「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那個房子，以建築得「花花綠綠的天」（註：是怪好看的意思），處處差不多已完工；只有屋脊兩邊的梁子，還要裝點花樣。

他的兒子老是在遠處從師讀書，一年只有一兩次歸來；那天不知爲的什麼？他一個人跑回家了。到家瞥見這個屋子，恁樣美麗……並聽得是爲他兩個未來的夫婦特別造的，怎

樣不「雀躍躍」的快活呢？

奇怪——他一見那個泥水匠在那個垛子旁邊畫花，畫得別有生致；他禁不住在屋腳下狂跳起來，大喝采一聲：

「好！」

那個泥水匠不知覺的陡吃一驚，竟像蝦蟆般的跌下在地上死了！

黃百萬在家聽到這消息，心裏難過的很——好好的新造一個花房，臨收場，還要演成這樣怪兆，恐怕不是他倆的幸福了！（他倆是指他兒子的將來一對夫婦）但口裏總不敢說出來。當時把這個泥水匠收殮好了，撫恤他家裏幾十塊洋錢就

了事。

誰知怨鬼有靈，這個泥水匠死後，抱着氣去見閻王，閻王就傳判官上堂檢查壽命簿，他究竟應活多少年紀？判官一查，查得那個泥水匠還有十五年壽命；閻王以他死於非命，就叫他變做這個挖窖鳥去報復他——黃百萬的兒子——；一變變成了，就飛上那個垛子上一聲聲的叫：挖窖！挖窖！……這樣叫了兩天，黃百萬的兒子，就無端害着重病了。這時，黃百萬驚惶得要命，「三人走四方」的請道士，延郎中（醫生），打蘸，超度，診治……忙個不了。不到二「七」的工夫，他的兒子，竟一命嗚呼了！

如今還流傳一個咀咒挖窖鳥的童謠：

挖窖鳥！挖窖鳥！

我家個個人忒好，

我家個個活趲趲；

不要叫，打起尾巴快快跑！快快跑！

伯勞的故事與挖窖的故事，所傳不同，可無須管他；可是挖窖即伯勞，倒得有幾個同點，可以証明，——

(一)其性質同——同爲「世人同惡」，「同爲所鳴之家必有尸也……」；

(二)其聲調同——伯勞「其聲激然」。挖窖聲急高而

促；

(三)其形狀同——同爲「異鳥……」，挖窠形很蒼癯，亦異於常鳥：

(四)其鳴時同——同爲「仲夏，鷓始鳴」「七月鳴鷓」；

以上各點：質之韻剛啟明二先生，以爲何如？

寫到這里，月已高高地掛在窗外的樹梢頭；看看桌上的錶，已經是十一點半鐘了。我就打了一個呵欠，忙擱下筆，跑進睡鄉裏偷吃黑甜糕去了。

八月三日夜半

『苦不過』

周健

在語絲上看了杜鵑鳥的故事和苦哇鳥的故事，忍不住來說說『苦不過』了。

自然，要敘述這一類的故事，就不能不翻開回憶的書頁：那時我大約是十一歲吧，一個夏夜的晚上，祖母，母親，還有死去不久的姊姊，坐在院子裏乘涼，（院子外面，是一個小的光池，不獨沒有荷葉，也沒有一棵浮萍；不獨無有苦哇，也沒有幾個蝦蟆，所以到了夜間，除了羣星的互語，昆蟲音樂隊的合奏以外，院外涼風送得來的，不過幾聲閣閣而已，）祖母，母親，都在談家常。姊姊拿一張包過藥

的紙，（她總是吃藥的。）告訴我摺螢火籠兒，我們摺了好幾個，大的小的，但是奇怪，再也沒有螢兒來；於是我們拿了蒲扇，趁着她們不防，跑了出來，走過小池邊的曲徑，經過很大很大的操場，盡頭處，却是兩個水塘，長滿了荷芰之屬。只見點點螢光，在荷葉下像燈籠一樣。塘的那邊，就是堤，堤邊綴着許多水泡兒；我們從中間小路走過塘去，揚起蒲扇，高聲嚷着：

「牛屎勺丫！（1）就是錢玄同先生所說的怪字，意思是一大堆。這句話如何講，那我却不知道。」

往下又！（2）跌也

叉下來，

跌死它！」

當我們正嘻嘻着把螢往籠內放的時候，忽聽得「苦——不過！」「苦——不過！」叫得淒涼動耳。我當時再也不敢在那裏徘徊淒涼，只嚇得趕快逃回。

「你們真是膽大包天！」祖母說着，把我撫在懷裏，我正看螢火蟲在籠裏一閃一閃。

「那兩個塘裏，年年有鬼找替身的！」我們想起才將的事情，都不覺嚇驚了。母親安慰着我們，我們把適才的事說出。

『那是苦娃子，』我們注意聽她說，『從前有一個婆婆，折磨她的小媳婦，（童養媳）一天到晚做苦工都不說，夜裏還要績麻到五更半夜，才能去睡；一天，她從田間回來，遇着一個仙人，（在她眼裏却是個陌生人。）問她要些什麼，他是仙人，可以幫助她。她說，只要脫離了婆婆的拷打，變個鳥都情願。

『到家已是黃昏了，飯也沒有吃的，預備掃淨地面，坐下來績麻。睜睡不住地往她眼皮上壓，她不覺唱道：

『睜睡神，睜睡神！

睡來了不由人。』

惟願婆婆早些死，

一夜睡到大天明。

恰爲她婆婆聽見，怒不可遏，問她「說些什麼」！她連忙改口道，

「瞌睡神，瞌睡神！

瞌睡來了不由人。」

惟願婆婆永不死，

把我小媳婦教成人。

『她這樣被饒恕了，不獨免打，還有竈頭半碗貓飯（註：貓吃之飯也）拿去吃了。她端起貓飯，眼淚忍不住湧出來。』

待將半碗飯泡着咽下，她就不能說話了。忽然想起仙人就向外面跑，跑入塘內變了一種黑色水鳥般的小鳥，我們叫她

「苦娃子。」

「牠的未婚夫回家，到處找尋，找到塘邊，聽見他妻的聲音，叫道，『苦——不過——苦——不過——他哭喪着回來』……」

現在，姊姊已經離了她底愛弟，祖母遠隔在湖南，只有母親，她還住在故鄉——湖北沔陽——的院子裏。我想她是不會聽到苦娃子的聲音的，——雖說她知道她的故事。而我呢，從飄泊的我看來，沙漠似的武昌，（故鄉說不定是撒哈連！）也沒有什麼勝過故鄉的難過，夜色沈寂，獨步於紫陽湖

畔，或者坐在紫陽橋上，看綠荷滿池，隱約是湖邊燈下。一聲高過一聲的：苦——不過！苦——不過！又何嘗不使我泣下沾衣；又何嘗不使疑童年之猶昨。但是遠離愛人——母親、祖母，——飄泊着的我，何嘗不是一個人世的苦娃子！只是生活與「意思」壓迫着，使我叫也叫不出一聲苦不過！

最後，說幾句贅言罷。前天同玉川醉平兩君，在紫陽湖聽着了苦娃子的聲音，我講說了以上的話。問他們，他們都說也還是差不多的，因此我覺得要寫出爲快，所以就寫出來了！（按苦不過，是苦得很的意思。）

十四年，七，十七，於武昌。

肚餓與老二

桑蒂

在若干年以前，有一個小孩子，他是一個聰明而又伶俐的小孩，當他四歲的時候，父親便把他送在私塾裏去念書，他在先生面前用他的記憶背書時，就好像對書讀着的一樣，所以先生是非常喜歡他，并且也常常稱贊他；就是許多同學的小孩，也沒有一個不佩服和他要好的。

入學的第二年裏，他剛有五歲，不幸愛他像寶貝般的母親去世了，他從此便沒有母親可叫，是一個孤獨的小孩了。每天放學回來，跑進空洞的房裏，再也聽不着一聲『乖寶寶！回來了呀！媽媽抱你』的安慰話了；晚間在冰冷的被裏

睡覺，只聽父親的鼾聲，再也聽不着一聲『乖寶寶！快快睡着吧！明早媽媽替你紮個好看的花兒，買個好耍的玩藝兒』的催眠歌了，他這時是怎樣的一個沒依靠的小孩呵！

不久，父親替他娶來了一個繼母。又不久，繼母生了一個小弟，名叫老二，當他弟弟有兩三歲時，私塾裏便再也看不見這個聰明小孩進來了；捉迷藏的草場上，一羣歡樂的兒童團體中，也不再找出這個聰明的小孩來了。因為繼母無論怎樣是不愛他的，祇愛他的小弟弟。繼母每日裏命他看守小弟弟玩耍，晚間小弟睡了，又命他磨麵粉，爲的是第二天一家人的食品。他的小手和小腳的工作，至少要到深夜鷄鳴

了才得休息。天光漸漸的破曉，泛出魚白的顏色，一切人們還沒起來，當然繼母是不會起來的，他便要担着小小的木桶去担水，他這木桶的作法是很特別的，下面是尖的，因為繼母怕他在路上休息，或是玩耍的原故。總之，家裏所有的事繼母統統的命這個七八歲聰明的小孩去做，并且還常常要無故的遭一頓毒打。但他從來是順從的，沒有一次反抗，一點怨恨的意思也沒有，并且也沒有告訴他的父親，所以父親一些也沒有知道他聰明的小孩是這樣的受苦着。

小弟弟漸漸長大了，七八歲時，繼母便送他到私塾裏去念書。但他是非常親愛他哥哥的，每每從塾裏偷跑了出來幫

助哥哥去工作，無論哥哥怎樣設法叫他不要來幫助，也是不能的，縱然有時去了，不久他仍又回來了；無論塾師和繼母怎樣的責罰，他也不怕的。

春天來了，房外的杏樹開始着花，不久便結成些小的杏子。繼母便命他日夜守着，不讓小鳥兒啄食，也不讓小鼠兒偷竊；但是突然天烏黑像鍋底一樣，雨點像黃豆般的大小，狂風像海潮般的猛烈，一齊攻擊小杏兒來了。他急的沒法，只好哭了，繼母却在房裏笑了。晚間看守小鼠兒不能睡覺，小弟弟便也不肯去睡，繼母沒法，祇好叫兩人都去睡了。

有一次，父親要作三四月的出門，他對繼母說完了兩個

小孩應該一樣的看法，不要讓他倆受餓或是受病，就動身走了。第二天早上，父親出門的第二天早上，繼母拿出兩個包裹來，每人給與一個，裏面包着十天的乾糧，一升包谷——即玉蜀黍——種，叫哥哥在東山上去種，弟弟在西山上種，誰種包谷生了出來，就回家，不然便不用回家的了。

兄弟倆出門以後，一同在路上走着，哥哥說弟弟年幼，便替他拿着包裹，讓他舒服的走一會兒；不久，弟弟說累苦了哥哥，便又爭着替哥哥來拿。他倆這樣你讓我讓時，不覺到了一座石橋邊，兄弟倆應該在這裏分路了。他倆就在石橋上坐着，互相擁抱了一會，又說了一會親密的離別話，才互

裡流淚分開；可是弟弟却拿着哥哥的包裹，把自己的扔下。哥哥：『弟弟！那是我的，你不要拿錯。』弟弟說：『不！是我的。』一邊說着，一邊就向西山上跑了去。哥哥沒法，也祇得拾着弟弟的包裹向東山上慢慢的走去。

十天已經過去了，哥哥種的包谷也生出來了，他就趁早回到石橋上，安頓等候弟弟來，一同回家，這時他心中充滿着快樂；但是太陽從東邊山後出來，直升到中天，直斜靠到西邊山上，直隱到西邊山後，他的弟弟還沒有回來。他急了，他真急的哭了，但他還以為弟弟已先回了家，便慢慢的走到家中，見着了繼母。繼母見他回來了，弟弟沒有回來，便

祇是怒罵，祇是毒打，他這時知道弟弟真的沒有回來，就放聲大哭，也不待繼母的命令，便沒命的跑到西山去找弟弟。

哥哥在石橋上等候弟弟的時候，正是弟弟在西山上受餓最利害的時候，因為他拿哥哥的包裹，裏面的包谷種是炒過的，永遠是不能生長的，所有的乾糧也是不足十天吃的，但是他不敢回家，祇好在西山裏受餓。等到哥哥再跑到橋時，弟弟已經餓死了，但是他的心却永遠忘不了哥哥，於是屍體便化爲一種比杜鵑小些的鳥兒，飛到東山裏去找哥哥，每當深夜時，牠永遠叫着：肚餓：肚餓！……………

哥哥到了西山，無論怎樣是尋不着弟弟的了，祇有弟弟

用的鐵鋤扔在地下躺着，他也不敢再回家，并且也不肯再回家，因為他沒有尋着弟弟，不久也就餓死在西山裏了。但是他的心始終是要尋着弟弟的，於是屍體也化爲一種比杜鵑略小的鳥兒，飛在森林裏去尋找弟弟，在深夜裏不斷的叫着：

老二！老二！……

十餘年前，我十二三歲的時候，每當暑天的晚間，在露天的坪場上，星月的底下，我睡在胡床上，緊靠着祖母的籐椅，祖母拿着塵尾，替我趕着小虫，口中講述許多有趣的故事給我和哥哥姐姐們聽；現在祖母去世了三四年，我一人來在西山——北京西山的星月底下乘涼，誰

也沒有，是何等的孤獨而寂寞呵！回想以前種種，怎不叫人傷心呢？怎能叫人忘懷得了呢？但尤其使我忘懷不了的是祖母和他講述的故事。上面的一篇，便是祖母講述的故事中之一個。這種小鳥兒，在南方三四月的深夜裏常常聽着他在悲鳴的，在北方我沒有聽着，也許是北方沒有吧？

『姑姑苦』的傳說

谷鳳田

故事的傳說，各地不同：有的詳簡各異，有的事實乖殊，然而彙集起來作一度澈底的比較研究，也是很有趣味的事。

比如北大歌謠研究會裏出版的看見她即其一例。前閱林蘭女士所編民間故事集，載有某君的『姑姑苦』一文。觀其所述與吾鄉——山東濟寧——傳說，完全異其事實！我想不妨把吾鄉『姑姑苦』的傳說也寫出來，作一度的比較研究。

相傳有一女子，在她很小的時候，她的父母不幸就死掉了，只得依賴哥嫂爲活。但是她的哥嫂們又都是天賦來那不仁慈的心腸，對待小姑異常苛虐：不滿十歲的幼女，哥嫂們就

強迫着她推磨搗碾，洗衣刷盥。這幼女受不得這些折磨，每到夜間就自己號哭。後來幼女剛長到十五歲的時候，她的哥嫂就給她找了一家窮人家去作童養媳。然而童養媳的生活更苦了！她要到山上去打柴，要到河裏去挑水！她的公婆還有時不給她錢，要她能空手買了油鹽來！她想這真不能過了，倒不如一死的痛快！所以有一夜她高唱着：『公又打，婆又罵！沒有糧米空教把水打！這樣生活過得嗎？跳到黃河死了吧！』死的戀歌，就跳到黃河裡淹死了！不久她的公婆知她跳河死了，連忙到黃河撈了上來，又請了她的哥嫂去觀看成殮。在成殮的時候，忽然從那童養媳的腦門前飛出來一隻

鳥，伸長了脖子叫着：『姑姑……』童養媳的嫂又大聲叱道：『姑什麼姑？你孤我不孤！』那鳥連着又叫：『姑姑——苦！』姑姑——苦！』這是我鄉裏『姑姑苦』的傳說，聊記下來，以備大雅之一鑒。

苦哇鳥的故事

君 詔

在語絲第三十五期上讀到苦哇鳥的故事，使我想起兒時聽到的苦哇鳥的故事來了。苦哇鳥在我們鄉下叫作禾鷄仔，以其叫於禾田中也。她的聲音之淒哽，實在足以使小兒駭怕，想是因為我們鄉下是出理學忠臣——如頂頂大名的大宋文天祥——的地方，無論什麼故事總要理學化，所以這件事的主人不但沒有語絲上各人所叙的可以動人憐愛，反足以使鄉人批評兩個字『該瘟』！

許多許多年以前，有一個農家寡婦，在擦床摸蓆的生涯中，把她的丈夫留給她的一個遺腹子帶到能夠自立的時候，

自己爲着悲哀過度，把一雙眼睛瞎了。不過這兒子是很爭氣而又很孝順，所以也過活得很快活。不到幾年，兒子有了媳婦了，消費的多不得不多耕田，所以奉養盲母的責任，概交在他的女人手裏。時當三四月之交，農事忙得很，他仍如前一樣每天由田裏捉得鰱魚回來，交給她女人煮給盲母吃。——從前沒有女人時當然要自己煮——他的母親雖然吃時覺得有點異味，然而雙眼不見，也沒有想到自己吃的並非鰱魚。

『兒呵！今天的黃鰱爲什麼有泥氣而且腥得很呢？』她聽她兒子回來時對他說，同時告訴他床頭還剩得有吃不完的
在。

她兒子一看，原來碗中是一條一條的大蚯蚓，他於是發覺了他的女人把鰍魚自己吃了而代以蚯蚓去哄母親。他揪着她的頭髮結實的打了一頓，把她壓在一個空禾桶（註）底下。

一日二日過去已經一七了，他把禾桶握開來，『苦×丫』一聲變作一隻禾鷄飛去了。

以後她祇在半夜三更的水禾裏淒聲哀號，直到她眼中叫出血來了才有一條蚯蚓出來給她果腹。

七月二十日於上海

杜鵑鳥麥秋節的故事

谷鳳田

杜鵑的故事記得已有人述過了，似乎用不着我再來多舌；但是杜鵑的故事很多，各地流行不同了，那麼我也不防把我家鄉（濟寧）所有關於杜鵑的故事，來述說一遍。

每當麥秋節的時候，我們不是時常聽着杜鵑在「荒谷奪鋤」或「光棍奪處」般的喊叫着嗎？但是牠爲什麼要這樣的叫呢？牠爲什麼到麥秋的時候才來呢？牠之所以這樣叫，自有他這樣叫的故事：並且牠之所以到麥秋時才來，也自有牠到麥秋來的苦心的故事。想待知道這些秘密，且來聽我述說述說吾鄉的杜鵑的故事。

這是一般的傳說，流行已經很久了，誰也不知爲什麼！

他們說杜鵑是人死了變成的！而且是一位美妙的少婦死了變成的！她的情感很濃摯，所以她的叫聲也很悲切！

相傳在許多年之前，有一對如花似玉的姊妹倆——她們是姑嫂——她們家裏有些不周濟，所以到了麥秋的時節，她們姊妹倆個便同是出去拾麥穗。

有一天，天氣很熱，她們倆個照舊又出去拾麥穗，但是附近的麥田都割完了，因此她倆不得不到稍爲僻遠的地方去拾。

她倆一邊走着，一邊談着，走了又走，走了又走，走了很

遠很遠的才好歹找得一塊麥田，而且這塊麥田不久就要動手開割。自然她倆是很喜悅的。

開割了，她倆慌忙去拾。正拾着，忽然遠處來了一羣光棍，搶上前來不由分說，便把那位小姑娘搶去跑了！

爲嫂的在漫野裡，號啕，痛哭；呼救，求援，但歸根都是等子零，都是失敗了……

明明是她（爲嫂的）領出來的小姑娘，于今却被人家來搶去了！她怎忍回家？而且更怎敢回家？……她不得不漫游各地，見人便問：『總見俺的小姑娘了嗎？……』然而無情的人們的回答，又都給她以失望；她到處苦口喊着『小姑娘……小

姑……」但是到處沒有應聲。他急了：三天三夜，她沒有住足，也沒有飲食！最後她說：『小姑……總算我把你來害了！你于今在那兒呢？你的靈魂有知嗎？我雖死後呀！也須常來叫喚你的靈魂，使你歸來！小姑！是我害了你呀！我死了吧！我死後變個永遠的思想鳥吧！……』說完她便自盡了。

真個，她死了以後，變成了一隻鳥；而且那鳥就是杜鵑鳥呀！就是懷恩的永不相忘的杜鵑鳥呀！

每到麥秋的時節，你便到處可以聽到『光棍奪處？』，『還我小姑！』的呼聲！那就是她來呼喚她小姑的靈魂了！

假使在她喊着：『光棍奪處，還我小姑。』的時候，你若問她『你在那裏住？』她就回答你說：『俺在後花園裏住。』那是告知你們她的住址，好叫你們把她的小姑送回家去，不至永遠漂泊於外！

但到麥秋節過去以後，她也就少喊了！她知道她的小姑不在坡裏了！她知道奪處的光棍也都回家安息去了！可是到第二個麥秋節，她又是循環不息的叫着：

『光棍奪處……』『還我小姑！……』了！

不刁八刁了鳥的故事

開明先生：

你希望大家蒐集鳥的故事，以及獸草木魚蟲的故事。我覺得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所以要來湊湊趣。不過記錄時太使述者爲難了，因爲鳥的名字，差不多都是方言。那麼，你就說：『用羅馬字拼，用注音字母拼不行嗎？』不過我總是懶着去寫她，因爲怕閱者看了不知述的是什麼鳥。後來一想，才釋然了，讀者差不多都是借以消遣的，又不想從故事裏得到教訓，何必斤斤計較於鳥的名字呢？現在我把儼縣傳說的『不刁八刁了鳥和黃鸞鳥的故事』寫下，雖然我的文筆不好

，爲湊趣起見，那也顧不得了！

『據說在若干年以前，某處有姊弟二人；其姊已經出嫁，生有一子；其弟年雖過三十，仍是鰥居。他因爲自己孑然一身，坐吃山空，也不大好，隨湊了些錢，出外貿易。

不料他出外不久，他姐姐便聞人說，他途中遇盜，被害身死的惡信息！她想着：總不能吧？他的運命真能那樣壞嗎？不能！不能！這一定是謠傳。後來他的小外甥聽說這信息，非常傷感！整日的哭着要舅舅！她也只有用好言安慰他而已。

—47—

慢慢的過了一年，過了二年，只是不見他回來。他的小

外甥思舅心切，整日如瘋如癲的鬧：他要白鴿給他尋舅舅：他要大雁給他捎書！他要喜鵲給他報舅舅回來的喜信！他要……總之他要差使一切的鳥兒給他作工。不過這些鳥兒們都不照辦，所以他厭惡一切的鳥兒們！

不多天，他——她的孩子——因瘋狂而死了！她萬分悲痛！不久也自得病；不料在這時他——她的兄弟——竟安然回來，她方知那些話果是謠傳。因將她兒子爲思舅心切瘋狂而死的事說了。他聽了甥兒爲自己而死，也自大叫一聲，氣急而死！她不久也死了！

天帝聽了這事，憐他們死的慘苦！讓他們自己任意去託

生；她去託生了人。她兒子化了一個狠惡無比的刁勾儿刁勾儿；他因爲要跟着甥兒，所以便自去託生了黃鸞。

先生！故事要說完了，我尙要說兩句閒話，來補足這故事的不足。本來這刁勾儿刁勾儿的叫聲應寫在故事上，不過說故事的人並不曾把牠放入故事中，我也不曾寫入，現在補寫在這裏吧：

刁勾儿刁勾儿刁勾儿！！

除下黃鸞俺都(刁叉)打！！

不爲黃鸞是俺舅，

捉住黃鸞打個透！！』

這便是『刁刁刁』鳥的叫聲。

據說『刁刁刁』因為生時衆鳥不服牠命令，所以他化『刁刁刁』鳥，這鳥具有硬翅，色黑如燕，頭頂有小毛，直立如扇。其翅堅硬如鐵，衆鳥被牠翅打無不受傷！牠不恨的只有黃鸞一種鳥，其原因可於其歌中知之。

先生！這鳥的形狀聲音我都告訴你了，現在再告訴你，這鳥夏季最多。不知牠到底是什麼鳥？大概先有聲而後有精美的事罷？如蕭君所說。

先生！蒐集鳥的故事早就該下手了，因為有許多故事都已失傳了！真是可惜得很？如敝縣有一種『光棍措鋤』鳥，

有歌如下：——

『光棍措鋤！』

大麥先熟；

小麥揚花，

大麥看家！』

但其故事則已失傳，這豈非萬分可惜的事！

七月二十三日

俞 琴

于開封

△△△鳥的故事

沈時宣

我們潮州有一種△△△鳥，全身黑色，形狀和八哥差不多而稍大；在每年三四月間（陰歷）楊梅開花結實的時候出現，別的時候不知去向。牠的鳴聲是「△△△△……△△△△……」一聲聲地叫着，十分淒厲！有人說：牠在很淒厲地叫着的時候，嘴邊常常有一些子血跡。又說：牠就是我國詩人常說的「子規」。究竟是否，我不敢妄斷。

我們關於牠的傳說是

有一家山村人家，家裏有姑嫂二人。小姑，每日裏只有繡花是她唯一的生活；嫂子，除了做飯和料理家務之外，也和

小姑在一塊兒繡花。她們繡出來的花，是很精妙的。

那年三四月間楊梅開花結實的時候；有一天，小姑對嫂子道：「我們成年家繡花，世上的花，差不多被我們繡完了；只沒有繡過楊梅花，可惜我們沒有見過牠的花是什麼樣子。」（註一）嫂子剛在做飯，聽罷，答道：「是啊！我立刻就往山上去看看楊梅花是什麼樣子，好做我們繡花的材料。」嫂子說罷，便出門走往山上去，不料楊梅花還沒有看見，那邊却跑出一隻老虎來，她躲避不及，被牠背往山洞裏吃去了！小姑在家裏等她的嫂子，左等右等，飯已熟了，還不見回來；便趕上山去，向山下裏看看，那裏有她的嫂子的影兒，

覺得有些奇怪，於是高聲呼叫「ㄤㄤㄤ……ㄤㄤㄤ……」，「(註二)叫了幾聲，她的嫂子也沒有答應。她心下着了忙，口裏越「ㄤㄤㄤ……ㄤㄤㄤ……ㄤㄤㄤ……」連珠般的叫着。但是任她嚷破了喉嚨，終久沒有得到她的嫂子的應聲。可憐她到底尋不着她的嫂子，她自己竟成了一個神經病者！終日瘋瘋顛顛，口裏只管嚷着「ㄤㄤㄤ……ㄤㄤㄤ……ㄤ……」病不幾時，就嗚呼哀哉死了！她死了之後，魂魄不滅，却變成了一隻鳥。

她雖然變成了一隻鳥，但是牠卻沒有忘記了前事，所以在每年三四月間楊梅開花結實的時候，牠還是「ㄤㄤㄤ……」

ㄩㄥˊㄉㄨㄥˊ……」很淒厲地叫着！

（註一）楊梅開花，瞬息便謝，像稻花一般很難看見。

（註二）潮人讀「嫂」曰「ㄩㄥˊ」。煮飯熟時，用竹器撈起飯顆

叫做「ㄉㄨㄥˊㄉㄨㄥˊ」（音ㄉㄨㄥˊ×ㄉㄨㄥˊ）「ㄩㄥˊㄉㄨㄥˊ」的意思，是

叫她的「嫂子去撈飯。」

此篇寫完之後，又有人說：「ㄩㄥˊㄉㄨㄥˊ鳥的背上，還有一條紅紋。」又說：「據云：他的嫂子既死，遺下一個很小的姪兒，沒人抱携；所以她常常把他「ㄉㄨㄥˊ」在背上。這條紅紋，是她「ㄉㄨㄥˊ」她的姪兒的「ㄉㄨㄥˊ」條痕。——用闊約八九寸，長約丈餘的布，把孩子縛在背上，叫做「ㄉㄨㄥˊ」；那布，叫做

「勺一條(勿一又。)」——這一節，似乎應該補記，故附識於此。

『當當賭』

雪林

我們鄉村，是在萬山的中間，當插秧時節，常有一種鳥兒，叫的聲音是『當當賭』三字，牠的故事，和苦哇鳥相像。相傳從前有一個人極其好賭，他的妻子屢次勸諫，總是不聽，一直將家私當光，甚至妻子沒有衣服遮身，只剩得一牀被，掩在身上。一夜丈夫賭興發作，又要去賭，但四壁空空，沒有什麼可拿的了。便想扯了被去。他的妻子和他爭執，丈夫將她打倒在地，用一個黃桶（註一）覆住，便跑了。他一去之後，賭了七天七夜，方回家來，記起黃桶下的妻子，揭起一看，妻子已化爲烏有，却見一隻赤身無羽毛的鳥兒向天飛

去，氣憤憤的喊道『賭當當！』『賭當當！』因爲這鳥是赤身的，所以日間不敢出來，只到夜間出來叫。

(註)黃桶是鄉下農家用的盛稻米的大桶。

『各做各工』

雪 林

當養蠶的時節，有一種鳥叫的聲音，似乎是『各做各工，總不要和人換工。』相傳有一個農夫極會做工，他所種的田地總比他人的好。於是每當耕種時，人家總邀他去相幫，幫了這家，那家又來邀請。他說：『我自己的田地還沒有動手哩，我不能再替你們做了。』他們說『這又何妨，你先替我們做了，我們再去幫你，大家換換工，也是有趣的事，』農夫只得答應，誰知將各家的工做完之後，農時已過，不能再種了。農夫心中懊惱，一頭撞在田隴的石頭而死，變為一隻鳥，叫着『各做各工，總不要和人換工。』

她才伸出她的小手來，便被嫂嫂看見：她便拚命把她的小指頭壓進這碗熱騰騰的瓜裏去！並且還把她整個拖進水缸淹着！

『明天，嫂嫂要水用。她剛把缸蓋打開，突然有一隻鳥飛了出來。』

『後來這隻鳥，每當人們吃番瓜的時候，她便往來於各鄉，不絕地哀啼：

『「ㄍ一ㄩ一ㄗㄉㄨㄨ（多麼可憐）！ㄍ一ㄩ一ㄗㄉㄨㄨ！手
指仔勿一ㄩ勿一ㄩ（痛呀）！」』

這個故事，我小時也曾聽母親說過了，現在經她——小

妹妹——一提，我便又想起來。這隻鳥的聲音清朗而含着深隱的悲痛，人們聽了，假若他是聽過這段故事的，便常常發呆而想起她的故事來。她有八九寸長的尾巴。她的羽毛是灰色的，上面點飾着黑色的斑點。我們很不容易看見她，就是看見了也不十分清楚，因為她常棲止于樹葉叢茂的高枝裏，只叫一兩聲，就飛往他枝了。

故鄉裏，如今又聽到這清朗而含着深隱的悲痛的鳥聲了。我雖然離家萬里，不聽到她的鳴聲已有四年，然而回憶起來，我的心弦，仍覺隱隱的被什麼撥動着。

「光棍奪鋤」鳥的故事

仲連

多年前有一家夫妻兩個過日子，家境不甚寬裕，豐年地裏收的僅穀吃的；若是凶歲他就得出去掙錢去。

這一年的春天，天久不雨，五穀眼看着就要種不上。「薪桂米珠」，窮人的日子難過極啦！於是他和她商量，又要出去掙錢去了。

他出去已經好幾年了，竟不回來；家裏的事歸她照管。本來家裏很窮，那裏有錢雇傭工呢？所以田間的農事，都歸她自己包辦了。

一天，她正在坡裏鋤地，天氣很熱，她無力了，但是她

還是勉強往前鋤。這時候從那邊來了一個輕佻的少年，眉來眼去的把她調戲起來了，過來和她奪鋤，并且擁抱着她，和她接吻。你想一個孱弱的女子，如何能抵抗這強徒呢？只好聽其所爲罷了。

「餓死事小，失節是大。」她雖然不讀書，也是知道的。她來到家中，想起這回事來，實在難過，越想越難過，遂取了一根繩子自縊了。

死後遂見了閻王爺了。閻王爺問道：「你本來不該死，爲什麼你死呢？」有人如何的污辱我，我是羞臊難當，所以死了。我還願意變成一個鳥，來到陽世間叫喊，使一般婦

女們不要再蹈我的覆轍」她哭着說。閻王爺聽她言之有理，遂允其請，教她變了一個鳥，來到陽世間警告大家。所以每到四五月的時候，她就「光棍奪鋤，光棍奪鋤」的叫起來了。

（附註）在我的故鄉夏津，田間的一切農事都是男子包辦的，即極窮的女人，也沒有作耕地鋤田等事的。

濟南一師

『哥哥等』

君 人

連在語絲上讀了關於『鳥的故事』，因而聯想起了我幼年聽的『鳥的故事』。不過懶惰的我，始終沒有把牠寫出來；昨天又看了四十一期周健君的『苦不過』，更衝動我寫這故事的心思，我知道這個故事，還是許多年之前，我在小學上學的時候，那年的暑假，我跑回我的故鄉——因為我平素住在城內，我的母親早逝，所以我對於哥哥嫂嫂的感情很好。一天晚上，同我的哥哥往田隴裏去看禾——帶着閒步乘涼。

我們剛走到門外，猛見一隻鳥從林中飛出，『哥哥等』

「哥哥等」……的叫了幾聲。因為我在家的時候少，從來也未聽過這聲音，所以當時聽了，很為驚奇。隨口向我哥哥問這隻鳥為什麼要這樣叫。他聽了，「嗤」的笑了一聲，說道：「你連這個故事也不知道！……」他嘴雖是這樣的說，却不好却我的欲潮，就一面走着，一面講這故事了。

現在我就將他所講的，寫在下面：

有一年，不知是多少年前了，反正是有一年，有個女人，六歲就作了人家的童養媳，自然，作童養媳的是要受婆婆的打罵。她容易混到十八歲，才得與她的未婚夫結婚。結婚之後，受她婆婆的打罵，固然較少，而那『朝自鳥未

啼，夕至明月照屋』的苦工是要作的。

『福不雙至，禍不單行』！可憐她同丈夫結婚還不滿二年，他——她的丈夫——就嗚呼哀哉了！她那時很想自盡，博得個名傳後世，但她又覺老年婆婆還在，無人奉養，只得再維持幾年，俟她婆婆百年歸土後，再削髮爲尼！

不料她婆婆心很如狼，硬教她改嫁。她立誓至死不從，把她婆婆氣的了不得，天天打罵她，說她是獨命人，將她的兒子害死，却該自由自在！可憐她這時真是『身跳黃河洗不清』！後來，她婆婆把她鎖在一間屋子裡，天天不給她飯，迫她改嫁。她餓到將死的時候，就向天禱告：『天啊！能教

我出此地獄，教我作隻鳥也是愿意的！』說完就一命歸天了！

她死後跪到閻王殿裏訴苦。閻王因為她曾自願變做鳥，就教她同她的丈夫同變做鳥，再到人間享受快樂，事不湊巧，閻王後來竟把他們的降生日弄錯了一日——她晚降生于她丈夫一日——，當她降生時，恰巧他婆婆去開那門，以為她總餓死了。她婆婆把門開後，她就乘間飛去，高聲叫喊她丈夫『哥哥等』……。

八，三一，于開封二中。

哥丫

策奇

約十年前的季夏，天氣極熱，好像太陽特別增加了吸引力，把地球引近了幾千里，再引近些就要燒毀了一樣。有一晚上，剛剛喫畢晚餐，天就漸漸黑暗下來，同時東南角的兩山峰間，却微微吐出一勾新月。我母親向我說：「天氣真熱了，我們到園中去納納涼，并摘幾枚荔枝食解渴。」剛纔打開園門，「哥丫」一聲送來耳朵，我說：「誰人偷果，快去」看」，迨至樹根却不見一人，忽然又「哥丫」一聲發於樹頂，我仰頭上看，亦不見人，心頭一寒，身打一戰，趕快來拉着母親的手，叫回家。我母親在先似不注意，瞥見我受了驚

嚇，方說道：「這是鳥叫，怕甚麼？」我說：「明明像人喊，何會是鳥？」她說：「是，是人變的鳥。」這話一出更把我嚇得一大跳，直疑鳥是活鬼，果也不願喫了，敦速母親同回。回到家時，母親爲我述此鳥的故事如下：

從前有寡婦某，丈夫不消說是早死了，只帶着一孤兒一苦女過那寂寞的生活。她很愛食荔枝。某年病臥在榻中，聲聲口口叫要荔枝喫，可憐她園中沒有種，家中又這樣的貧苦，自然無餘資購求，那一對孤苦的姊妹有甚麼法兒呢？思來想去，只有出於一偷。哪知道這不幸的孤兒，竟因此失足跌死在荔枝樹下！他妹妹在家候了兩天不見哥哥回，病榻上的母

親又不時叫着要荔枝，這苦女的心中是如何地悽惶痛苦啊！待欲去找哥哥，又不知哥哥在何方？只坐着哀哭。心想倘我能化一隻鳥，飛遍各地荔枝樹去尋覓，豈不是好？因靈感的作用，身體漸漸縮小，「哥丫」一聲飛出去找哥哥了！

豆仔鳥

林 憾

在我們鄉間有一種小鳥，當着黃豆開花的時期就出現。牠的聲音是這樣：「弟——弟！」有時變聲說：「Cche bo（尋無）！」到黃豆已經收穫，豆株枯萎的時候，就不見了。所以我們叫牠「豆仔鳥」。

相傳有這樣的故事：

有一個人死了妻子，遺下一個孤兒。後來再娶，又生了一個兒子。這後母當然不愛前妻的兒子，可是因為丈夫在家，不敢十分虐待，兩個都漸長大起來。但是後來這個人也去世了。

他們住在近山的地方，種植些農作物過日子，但是有些田園却在山裏頭。

種豆的時候到了，這後母叫他們兄弟來，給他們各人一包豆種，說：「你們到山裏去將園地掘好了，把這些豆種好。你們在那近草寮子住着，等這些豆萌芽，成了苗，然後回來。若是豆不成苗，不准你回來。誰先萌芽的先回來，但是那種不成苗的人必須在那里等候；不准回來見我。而且在路上不准你們看那豆種。」

他們兄弟兩人便帶了豆種和乾糧去了，到了半路，弟弟說：「我們且在這兒憩息一下罷！」便在一株樹蔭裏坐下，

取了些點心吃。

忽然間弟弟想着要解開豆種看看，定要哥哥也給他看看他的豆種。他覺得哥哥的豆種顆顆都很圓，比他自己的又肥大又好。原來他的母親給他的是生的豆種，給他哥哥的却是蒸熟的——是要叫他哥哥種不成苗，不敢歸來。

這個小孩子那里曉得。他只覺得哥哥的豆種比他的又肥美又大，所以定要和他哥哥對換。後來，他哥哥也只得答應他對換了。

他們到了山裏，把園地鋤好了，佈下了豆種，便在園邊的草寮住下。

過了幾天，哥哥種的豆已經發芽成苗了，弟弟的却一顆也不會出，哥哥記得後母的話，「誰先萌芽的先回來」。他便吩咐弟好生看顧着豆園，留了乾糧給他，自己先回家去。

後母在家天天盼望自己的愛兒歸來，可是現在却是阿大回來。她很怒氣地問他「爲什麼先回？」阿大說，「您不是說「先萌芽的先回來」嗎？我種的已經全都出芽了，弟弟的還未；所以我就留下乾糧給他看守，自己先回來，恐怕您有事情叫我做。」

後母覺得十分的奇怪，她不是明明給他蒸熟的豆種嗎？爲什麼他種的萌芽，而他愛兒的却種不成苗呢？他很嚴厲的

查問他是不是在中途看了豆種，和弟弟的對換？阿大只得照實告訴她，是弟弟解開看，一定要對換的。

她又着急又氣憤，怒氣冲天的罵阿大，說他不應該和弟弟對換，又先自歸來，任他弟弟一人在山裏獨住，那邊是有老虎的。她命令他去找尋弟弟一同歸來。不然，不許一人自己歸來。阿大便急忙再往山裏去了。

但是像有什麼先兆的告訴她的心，她覺得愛兒已經被老虎吃了。於是，她的憤怒變成憂愁，恐怕，和悲哀了。她哀哭着，怨悔着；此後一生便在憂苦裏過活。

阿大到山裏找不見他的弟弟，他遍山裏尋找，只是沒有

一些踪跡，只有一處有些血迹。他很着急的尋找，可是仍然沒有見着弟弟；他又不肯歸家。最後，老虎又出來咬了他去。老虎咬他的時候，他的心血濺出來，噴在一株樹上。那心血後來變成了「豆仔鳥」，所以還是飛着找尋弟弟，而且時常叫着：弟——弟！弟——弟！有時轉聲說：「尋無！這就是「豆仔鳥」只在黃豆開花成熟的時間出現，而別時都沒有看見的原因。

運河之蛙

谷鳳田

三十七期的語絲載有鍾敬文先生的隨筆兩則，其第一則所記述者爲蛙與蚯蚓的故事。看了那段故事之後，頓使我忽然想起了運河之蛙。

在濟寧地方，每到夏秋之交的時候，無論是在白天或夜間，你只聽着井畔，河邊或者草地裏，處處都是X古XY，X古XY的蛙聲。但是你到運河涯去看看，（濟寧城踞運河之北岸。）只見一個個的蛙子，都瞪着圓溜溜的眼，撐着鼓膨膨的肚，浮在水面上，一聲也不響！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有一段流傳的故事！

相傳清朝大皇帝乾隆爺好遊幸，有一次在運河上南北遊遊，（但我不知是在那一年了，雖然在濟寧的太白樓上，蓮亭裡，大王廟裏還有乾隆親自寫的一些御碑。好在我不是考據家，一時記不起一件事的年月日來也不算奇事。）船到濟寧的時候，他更是笙歌管弦，盡興淫樂了！然而日間的精神過於興奮了，到夜間竟至不得安眠！最討厭的是，越是他老人家不得安眠，越是運河裡的蛙子叫得起勁！後來乾隆爺怒了，於是發下一道聖旨：『河裏的蛙，不准再叫！』真的那些蛙子驟然都不叫了！（相傳作皇帝的都是真龍天子，他的話都是金口玉言，所以有此魔力！）並且以後也永不再叫了，直到

現在，運河之蛙還是乾鼓着肚子，就是一聲也叫不出來！這不是怪事嗎？因此濟寧居民遂有一句諺語，叫做：『運糧河裏蛤蟆乾鼓肚』，乃是敢怒而不敢言的意思。大概運河之蛙也是想叫，只是在皇帝積威之下，不敢叫吧！

蛇的故事

周欽荷

讀了顏黎明君的杜鵑的故事及潘漢年君的苦哇鳥的故事以後，不禁我的手也癢了；於是寫出了以下的一篇蛇的故事來。

從前，有一學生在路旁拾了一枚蛇卵，他覺得怪好玩的！不知道是蛇的卵還是鳥的卵；也就帶了回家，用棉花把卵裹了。

過了幾日，卵就漸漸地孵化了；變成了一條細長的小蛇。

他終日玩着，愛不忍釋；時常把牠帶在身上，雖是上學

堂去，也是私地藏抽屜內，念不到兩三句書，就低下頭把蛇玩弄一番。

光陰像箭也似的一天一天飛過去，那條蛇也就粗大起來；蟠成一團，在屜內差不多都佔滿了；那孩子也不害怕，依然照常地玩着。

這樣被先生起了狐疑。「怎麼那孩子總不肯用心讀書，在那裏玩什麼把戲？」他心裏這樣地想着，就到了那孩子的地方，見有一條很大的蛇蟠滿在屜內；這蛇見了生人很驚懼似的伏着。

「什麼？玩蛇！這——這從那裏來的？」先生見了那蛇

嚇了一大跳；遠遠地站着質問他的學生，面上現着恐怖的神氣。

「這蛇是從小養大的：我不怕牠，牠也很服從我，我們做着老朋友已多年了！」那孩子不慌不忙地露着洋洋得意的笑容回答了；就叫那蛇點頭，那蛇到此時也就不怕了，牠聽了主人的命令，立刻把頭點了。「睡着！」孩子又吩咐着，那蛇便很安靜似的伏着睡了！

先生見了這種情形，也就不說什麼；聽便那孩子自由地玩着那蛇。

後來，那孩子要上京赴考去了；但他的好朋友——蛇是

不能帶走的；祇得把牠放入山中去。臨走時，他說：「我把你養得這樣大了！你也應該有一點東西報答我才好。」就在這時候，蛇從口中吐出一顆大珠——夜明珠！光耀閃爍，炫人目光；此珠在黑暗中自能發光，可以照耀一切的事物；原來是一件希世的珍寶。他拿了自然歡喜不了，於是就別了蛇上京去了。

在榜上他高高的中了舉！現在的他已不是向日那樣天真活潑的孩子了；他現在已是成了大人做舉人老爺了。

「是！不如把這件寶貝——夜明珠獻於皇上，多少總可弄得一個官兒做做！」他心中想着，便把寶獻了！！

結果，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原來皇上見了那粒夜明珠，心中大喜；便特意給了他宰相的位置！但他仍舊是心中鬱鬱不樂，雖然是做了除皇帝外沒有比他再尊貴的宰相了。因為他想那件寶貝已被皇上得去了，還想要一個才好！於是他便告假回里，要蛇再給他一顆夜明珠；他想這是一定容易得到的。

所以他就走入山林中，滿懷着說不出的歡喜；那蛇以為生人來了，想撲上前來噬人。「嗚呼！我來了！」他喊着，那蛇見是老主人來了，就安安順順蹲着不動了；他把來意說了，蛇就張開血盆也似的大口；他以為要吐出夜明珠來了，

急得連忙把手探入，想取寶貝；蛇就上前一撲，這位貪心的宰相就被吞進去了！所以現在有一句諺語：「人心不足蛇吞相。」

七，一八，武昌

蚊子的故事

俞 琴

因為蚊子嗡嗡叫的太利害了，竟把我底好夢驚斷。不料竟在這意境闌珊的時期中，憶起一段蚊子來由的傳說，不過模糊點，由是凝神細思，果然被我從模糊中尋出清清楚楚的傳說。

我本不想拿筆，實在太懶了。但爲了蚊聲嗡嗡，牠們叫的真太可惡了！不得不起身握筆來寫牠們底故事，以彰揚牠們底罪惡，並且又可顯露牠們的由來，以示報復擾我清夢之意。牠們底故事，寫在下面：

『據說周朝時候，有一個姓姜名尚字子牙，尊號稱爲太公

望的人，他不遇時，曾做過買麵的，算命的種種生意，但據他自己算自己的命說來，他實是被其妻馬氏所累——因為馬氏是筮籌星臨凡，任在誰家與誰不利！所以太公賣麵，一天不會有一個買主，後來到太陽西斜，方才有一個婦人來買一個銅錢的麵，但太公時運不濟，剛才掀開麵箱的蓋子忽然一陣大風，把麵粉刮去許多！他不但不賺錢，反而賠了許多本錢。

他又開了一個算命館，非常靈驗，但肯去他那裏算命的很少，因為他底運命實在太不濟了，所以便把妻子拋下，隻身赴西歧隱遁去了。

後來渭水濱文王訪賢，尊爲太公，官居宰相之位，舉師東征，滅了商紂，武王即位。

姜尚派人去接妻子，但其妻子已死，僕人便據實回報，他也不很在意。

後來，他——子牙——聽說她曾經用金針釣出撐着地中的四個金鰲之一，心中大怒，因爲他算出自今而後地面便要時常震勸呢！於是便把她的尸身剝碎，埋在土中。不料她心中懷恨，從土中變成蚤蟲，來吸食人們的血液！後來子牙又聞知這事，更是忿怒，便把她底碎塊的尸身從土中取出，用火燒成飛灰，拋入河中。不料她又變成蚊蟲，四散

飛去，雖是子牙百法捕捉，總不能滅絕牠們傳種。所以至今蚊蟲仍不會絕種呢！』

寫倒這裏，本來是完了；但完了之後，我又聽得了一段蚊蟲由來的故事，順便也寫上吧！

『據說若干年以前，有一姓田名三冷的人，他是一個無懶，整日的靠着訛人吃飯。他妻子也是一個潑婦，整日的打東隣罵西舍，同里人都因她是婦人家，不和她計較許多。』

後來她得急病死了，同里人都說這是報應臨頭，於是便把她用蘆蓆裹尸，埋在荒野，因為田三冷家沒有墳塋。

不料自此以後，從她埋葬那地方的左近走過的人，都不見踪影。後來不見的人太多了，左近村莊的人便細細一調查，原來是田三冷的妻子死了，大家才悟出是她作怪；因為她生前既是潑婦，死後豈能讓人們安然的過活，況且她又是急病死的！

大家得了這種推想，諒有八分真確，於是便糾集許多人，把她底尸身刨出，用火焚化！並且把她底骨灰拋入河中，免得她再作怪。

誰知她人死心不死，仍然要攪害人。所以骨灰仍然能變成蚊蟲，來攪害人間！

這兩段蚊蟲來原的傳說：一段其主人是赫赫有名的周朝的相父，一段是無名的民人。其事雖不相同，但其結尾則相同。總之，我們先朝的祖先，因為恨惡蚊蟲，所以編出這種故事來，我想我們也不妨妄言妄聽，聊以消暑吧！

十四，七，二十三。

火金姑的故事

鍾敬文

夏天到了，當月亮鏗然，或星光撩亂之夜，在田隴間，叢草裏，常有許多身上閃着碧綠電光的小動物飛行着，這便是我們這裏所謂「火金姑」，也就是古來和字書上寫作「螢虫」的。

這種「皮股會發毫光」的小動物，自然在許多人眼裏看來是很奇異的，至少也覺得很可玩。而且夏天的晚上，是人們特別喜歡和自然界親近的時候，（因為要求涼快的緣故）所以對於這小動物，也就更有接觸的機會，尤其是居住在山村的人民。當這種的時候，他們或圍坐在瓜棚下，或四散在稻

町上，談談笑笑，欣然忘倦，點點的火金姑，不住地在四周旋舞着。于是，年紀少點的，便即景唱起母親教過他們的「火金姑卜卜呼……」一流的歌謠，或拿着葵葉的扇子，東揮西舞的撲牠，年紀老一點的，也掀開他們故事的箱囊，孜孜有味地談着火金姑是什麼變成的之故事。

說到火金姑的來源，我想一定有許多人憶起前人「于今腐草爲螢火」的一句詩來，謂火金姑是那些腐草所變的。但這樣質樸的說話，有多少意味呢？又有人說：火金姑是死人是趾上的甲變成的，這似乎較古怪一點，但也不過死尸似的話，毫無情趣之可言。我們須知那些想像上比詩人還要豐

美的野老村姑，他們口裏所要說的是如何幻美而饒風韻的話兒呵！

火金姑到底是什麼變成的呢？他們給我的答案，是由一個失戀的少女所變化的。下面所寫的，便是他們對於這個故事的敘述。

少女的名叫佳娘，（不知是否這樣寫法）她和宋朝第一個皇帝的趙匡胤，是一相認（也許是結拜）的妹妹。一回，她的哥哥送她回家——爲什麼送她回家，說的人沒有講明，我也就無從知道，但似乎聽見別一個人說，是因爲遭亂的緣故——他倆行至中途，匡胤因爲身子煩熱，便走下河裏去洗

澡。她在岸上望見水中有黑龍騰爪，知道她的哥哥將來必是
一位「貴不可言」的人物，因動了和他結婚的念頭，在路上
便把這個意思揭告了她的哥哥；那裏知道他是一位剛直的人，
聽了很爲發怒，把她痛罵一頓，她也就不敢再說了。到了家裏，
她的母親又向他提起了這個說話，他覺得太難爲情了，便連飯也都不吃，逕自忿忿出門去了。佳娘心中痛悔交
迸，便走到後園去自尋短見。她身死之後，魂魄縈念着哥哥，
所以化成了一顆星光般燦爛的火金姑，照燭着他黑夜歸去。

菜瓜蛇的故事

雪林

有一個老頭子，生有三個女兒，尙未許給人家。一日，老頭子往山裏去打柴。菜瓜蛇將皮脫下，變成一個大網，網過往的人們。老頭子誤被他網住。菜瓜蛇正要吃他，忽聽見老頭子哭道：『我死不足惜，只是家裏三個女兒，必定餓死，奈何？』菜瓜蛇聽了，說：『原來你家還有女兒，你將一個給我做妻子，我便不吃你。』老頭子只得充應，回家將這件事對女兒們說了。徵求大女兒的意見，大姐說：『情願教吃掉了爹爹爺，不願嫁給菜瓜蛇。』又問二姐，二姐也說：『情願教吃掉了爹爹爺，不願嫁給菜瓜蛇。』問三姐，三

姐說：『情願嫁給菜瓜蛇，不願教吃掉爹爹爺。』老頭子便將小女兒打扮起來，送往菜瓜蛇家裏，與他結爲夫婦。菜瓜蛇待他的妻子，甚是恩愛。兩口兒極爲相得。

過了半年多，三姐想念家裏的人，要回去看看，但愁認不得道途。菜瓜蛇便親自送她，又帶一袋芝蔴沿途拋擲，囑咐她待芝蔴抽出枝葉，便沿着回來。

三姐回家，與父親姊妹相見，甚爲快樂。三姐自嫁菜瓜蛇後，一切享用，非常奢華。現在回家，頭上滿插金花，銀花，身上穿了綢緞的衣服。大姐見了，不免起了妒忌之心，深悔當時不嫁菜瓜蛇去。便約妹子去照井，看現在誰比誰美。

麗。照時大姐見妹子比自己勝過十倍，大不服氣，又約她去照河，又是三姐好看。大姐說：你頭上戴的，身上穿的，都是好東西，自然我比不過了。你且將你的東西給我穿戴起來，我們再比比看。三姐果將穿戴的除下，給她姊姊，她姊姊得了這些東西不去照河，即猛然將她推下河中淹死，假作啼哭回家說：妹妹失足落水溺死了。

大姐每日往大路上看芝蔴長出否？一日果見沿途都是碧綠的嫩苗了。大姐大喜，便一路沿芝蔴苗而行，到菜瓜蛇家裏。菜瓜蛇見伊那些戴的穿的都是三姐臨去時的，只是面貌身裁不像，便問道，『你去許多時候，在家裏做些什麼？怎

麼你似乎變得粗醜了些？」大姊說：『不要說起了，自從回去之後，家裏人一天到晚逼我做粗活，所以弄成這個模樣。』菜瓜蛇說：『那麼爲何臉上弄了一臉的麻子呢？』大姐說：這因爲我有一天在麥場上曬黃豆，一交擗在上面，臉被豆子碰傷，所以留下這一臉的疤。』手何以變粗了呢？』說』是天拉磨弄成的。』脚何以大了呢？』說是天天踏春弄成的。菜瓜蛇聽了她一番解說，信以爲真。大姐得以冒充爲他的妻子。

有一天早晨大姐坐在窗前梳頭，忽見樹上有一黑毛小鳥向她叫道：『梳我的梳子梳狗頭！照我的鏡子照狗臉！』大

姐知道是三姐魂變的，心中惱怒，用手中梳子猛力向小鳥扔去，竟一下將那鳥攪死，跌下來，大姐拾起來，煮在一個罐裏，菜瓜蛇回家，便一同吃，不意菜瓜蛇吃時，一口一口都是香噴噴的肉，而大姐吃的都成爲骨頭。大姐知道妹子作怪，將罐中餘肉一齊潑去。次日那潑的地方，竟長出一棵棗樹，漸漸成陰結實。大姐打下許多棗兒，與菜瓜蛇同吃。菜瓜蛇吃的都是又香又甜的棗。大姐一送進口變成狗矢。大姐怒極，將棗樹斫去，却將幹子做成一根搗衣杵。搗衣的時候，凡是大姐的衣服，都破成窟洞，大姐便又將那搗衣杵塞進竈裡燒了。

隔壁的叔婆聞知此事，私下到廚房裡窺探，忽然竈灰中露着一尊金鑲鑲的金人。就悄悄的用衣襟兜了回去，藏在竹箱中。每日叔婆由外回來總看見未紡成的棉，都變成紗。房門仍然關着，不能有外人進來，叔婆甚是疑感。一天裝做出去，却偷着回來伏在窗下窺視，見竹箱中金人走出，變成一位絕妙的人兒替她紡紗，叔婆認得她便是三姐，又驚又喜，跑進房一把將她抱住，喊了菜瓜蛇和大姐來。菜瓜蛇雖然認得這是他的妻子，但有大姐在室，心裏狐疑不決。叔婆教他們將頭髮打開，能互相交糾不脫的，便是結髮夫妻，菜瓜蛇和三姐兩人的髮能交糾，和大姐則否，于是菜瓜蛇知道三姐

是他原來的妻子，大姐却是假冒來的，便一口將大姐吞下，
和三姐爲夫婦如初。

關於菜瓜蛇的通信

啓明先生

前讀語絲杜鵑鳥和苦哇鳥兩段記事之後，又見先生說起什麼『蛇郎』內有以人化鳥之說，不禁使我憶起小時在鄉間聽見母親所說的幾種鳥和菜瓜蛇的故事來，便請母親更敘述一遍，照伊所述的語氣，記錄下來。

所謂『當當賭』和『各做各工』的鳥兒，雖然出在我們鄉裏，別處未必沒有，不過鳥鳴的聲音，天下如一，而人的言語，却隨鄉土而轉，以人音擬鳥音，便變出許多花樣來。如上述『各做各工』或聽之如『趕早發科』，而在江浙一帶的蠶

鄉，又變成『寶寶看得好』，因為江浙俗稱蠶爲寶寶，這個鳥既變成看守蠶兒的鳥，所傳說的故事，當然也是不同，但可惜我尙未聽過。

菜瓜蛇是山中一種青色白點的小蛇，無毒，出在江浙一帶，但我們鄉間也未必沒有，不過我們不注意他罷了。這個故事雖然是我們鄉間極普通的童話，却不知是否是我們安徽太平縣的土產？因爲他處地方，也有同樣的傳說。先生所稱紹興傳說的蛇郎不知是否與這個相像？

當我聽我那久病的母親在雨窗燈影之下，怯怯弱弱的，用和婉的音調，敘述這些故事時，我恍惚又回到童年時代，

心靈裏充滿了說不出的甜蜜和神秘的感想。故事的優美不優美，且不問他，但聽講時那一種愉悅，却是十餘年來所未會感受的，因為她們能引起我過去的粉霞色的夢幻來！

雪林謹上。

雪林先生

菜瓜蛇的故事與我所知道的蛇郎正是一樣，菜瓜蛇在紹興亦有，稱爲菜花蛇，音如 Tseehuoazoa，但在童話裡已經把他「人身化」，蛇郎是一個少年，無復一點爬虫的痕跡，——除了還要吃人這一件事。這個變化與灰姑娘（Cinderel）的母親因了文化的變遷由牛母而轉爲仙女正是同一情形。

後半的「變形」和世界最古童話——埃及的兩弟兄很相像，也是極有意思的。這篇裏包含著獸婚，變形，季女勝利諸事，都是構成傳說神話的重要分子，處處可與原始文化對照發明，是極有學術價值的故事之一，若能把流傳各地的這一類故事蒐集起來，得到百十篇，比較研究，不但是文化史上的好資料，也是頗有興趣的工作。我們沒有想混進學術之門的野心，（固然中國現在也還沒有這種學問的萌芽，）但純從趣味上立腳，這個半遊戲的工作也正大可以試牠一試。

蛇郎的故事裏有些小節目和菜瓜蛇略有不同：老頭子入山砍柴的時候，問女兒們要什麼東西，長女說要金花，次女

說要銀花，三女獨云，

金花銀花弗能够，

鮮花拗朶因帶帶。

(Cinghova ninghuoa veh nengker,

Shenhuoa aurtoo noen taita) 案帶帶本係去聲，唯此處

唱起來讀作上平兩聲了。

又三姐嫁給蛇郎後非常享福，大姐往訪，家室華美，

所未曾見，問廚房裏響的是什麼？曰，

金桶盤，銀桶盤，碰撞丁當響。

(Cingdornsgboen, ningdornsgboen,

Baanglorng tingtoang shang.)

問臥房裏是什麼？

金帳鈎，銀帳鈎，

碰攏丁當響。

此外尙多，惜大半忘記了，日內當請川島君寫出全文，他大約還都記得。

記述這類傳說故事，最要緊是忠實，在普通話通行的地方最好是逐句抄寫，別處可用國語敘述，唯原本特別注重，係用韻律語表出者，亦當照寫，拼音加註，至于潤色或改作最爲犯忌。菜瓜蛇等寫法甚是適當，可以爲法，因原本之文

藝的價值即在本身，記述者的職務只在努力保存其固有的色彩而已，——若有文人利用這些材料去做詩文，當然無妨自由改變，但那是別一件事，不是我們蒐集者的範圍內的問題了。八月二十日，周作人。

蛇郎精

張荷

從前有一老人，生有三個女兒。

一天，老人要上山去砍柴，他的三個女兒不約而同的要他每人採一朵花給她們；老人答應走了。

老人正將花摘下的時候，忽然給蛇郎精知道了，牠立時變了一個美少年問老人道：

『你採花是給誰戴的？』

『採給我老母的。』他就說了一個謊。

『你的母親老了，還戴這樣鮮艷的紅花？不信！』

『哦，我說錯了！是老婆戴。』其實，他的老婆早已死了。

不知有多少年了。

『老婆戴的？也用不着這種花，』

『那末——』他實在是計窮了。

『哼！你不說嗎？——』

老人知道遇見蛇郎精了，連忙道：『是——是我的——我的女——女兒戴的。』他好像有點口吃似的說了。『你一共有幾個女兒？』蛇郎又問。

『三個。』老人懊喪地答。

『她們長得怎麼樣？』

『長腳大，次的臉麻，只有幼的長的頂好。』

『那我就娶你的第三個女兒爲妻罷；明天送來！一定
的！不然，哼哼，就要吃你！』說着就走了。

老人也不敢反抗，只得蹙着額很不樂的踱着回家。

『爸爸，紅花呢？花呢？』他一到門三個女兒爭着要花。

『花是在這裏，——可是——』她們都很驚異的望着，不知究竟是什麼一回事；老人只得將剛才碰着蛇郎精的事不漏一字說了。於是老人對大女兒說道：

『你願意嫁蛇郎呢，還是讓牠吃我？』

『情願吃老子，不可嫁蛇郎。』大姐說了，便很氣忿的出去了。

『那末，你呢？』他又指着二女兒說。

『情願吃老子，不可嫁蛇郎。』她以為嫁給蛇郎是一件危險的事。最後，那失望的老人只得又問三姐的意見。

『情願嫁蛇郎，不可吃老子！』她很堅決的答她可憐的絕望的老父。

第二天，她的兩位姐姐很覺快樂把紅繩給她打了辮子，昨日老人採的很嬌麗而鮮艷的紅花也插在她的頭上；就由老人送去嫁給蛇郎了。

『她是多麼愚笨，願意嫁蛇郎，那是一定的，她是要被牠吃了的；這是一定不會錯的；』大姐和二姐都是這般地

想。

三姐和蛇郎做了夫婦以後，兩人很和愛；蛇郎的家裏很富有；住的，用的都以金銀做成的，——這使二姐羨慕不了。

有一天——那時蛇郎却出外去了——她打扮得很整齊來會妹子；走過門檻時她問妹妹：

『叮叮噹噹什麼響？』

『金門檻，銀門檻，叮叮噹噹響。』

又到妹子的臥室來了，她又問：

『叮叮噹噹什麼響？』

『金帳鈎，銀帳鈎，叮叮噹噹響。』

她聽了覺得這真是天堂了，用不完又吃不完；她又說：

『妹妹，我們用鏡子照一照：到底是誰好看？』這一照不要緊，却把她氣死了；她的臉既粗且陋，又是一臉的麻子，自然不能與三姐爭勝了。她又想了一計，對三姐說：『妹妹！你的衣服把我穿，我的給你穿；再到井上去比比看，到底你比我好看不？』三姐究竟年小，不知什麼事，就從了她的話；那曉得到了井邊，二姐乘她不備，就推下井裏去了！於是她靜候蛇郎的歸來。

蛇郎來了看見她覺得和三姐有些不像——雖然衣服是一樣。

『你的臉爲什麼麻呢？』蛇郎問。

『那是在麻皮袋上睡了一下，就印成麻了！』

『腳怎麼這樣的大呢？』

『今天我挑了幾擔水弄大的。』

蛇郎也就不問什麼了；這時被二姐推在井裏的三姐變成了一隻烏黑的小雀，口中只是不住的叫：『姐姐羞姐姐羞！姐姐不要臉，姐姐不要臉！』蛇郎覺得很奇異，就向小雀說：『你若是我的妻子，就飛到我的袖中來！』說也奇怪，那隻黑雀便鳴的一聲飛來了；蛇郎沒有法想，只好關在籠裏面，牠口中還是『姐姐羞，姐姐羞！……』喊着。二姐聽了

也奈何不得。

有一天，蛇郎有事出去了；那三姐的化身——小雀，依然『姐姐不要臉！姐姐不要臉！……』不住地叫；她實在聽得不耐煩了，就把牠結果了性命；等蛇郎回來時，那隻可憐的小雀已糞得香噴噴了；吃時：蛇郎連說『好吃！好吃！』二姐吃的却都是骨頭。後來，那丟在外面的骨頭的所在，竟生長出一株枇杷樹來，蛇郎吃得枇杷，又香又甜；二姐吃的却是糞！……

一四，九，四，武昌紫陽橋西。

凱明先生：

讀了雪林君的菜瓜蛇故事，不禁憶起兒時在故鄉——
杭州——聽得的蛇郎精來。這個故事和雪林君所述的很多雷同之處，然而正因為如此，才寫出來寄給你。我想紹興一定有類此的故事，很希望先生能寫出來供我們一閱。

蒐集這些故事，誠如你所說，「不但是傳說學好資料，也是極好的民間文學。」並很盼望先生能將在語絲上登載的故事刊成如徐文長故事集那樣小冊子。

臨了，我還希望大家把各人知道的故事寫一點出來，不唯可供傳說學者之研究，就是生命史上最初的一頁——童時，也可很甘甜的回憶一下。九月四日，張荷，于武昌。

凱明案，紹興通行的故事叫做蛇郎，大概與此篇相同，唯末尾說二姐把那棵樹砍去做成燒火凳，蛇郎可以安坐，二姐坐時就會跌交：她劈了當柴燒，蛇郎燒了沒有什麼，二姐去燒，柴就爆起來，把她的眼睛炸瞎了。但這個亦不過是一種說法，有人說得略有不同。紹興又說三姐溺死變成清水鳥（Chingsyrtian），歌曰，

「姊姊羞！

穿我鞋，爛狗脚；

照我鏡，爛狗頭！」

清水鳥係一種小鳥，常在「清水糞池」邊啄食虫蛆，故名。

三姐被推入清水糞池，所以化爲此鳥，這裏又含有事物起原傳說的分子了。

記錄故事，有兩件事很要注意。一卽如張先生所說，在特殊的新奇的以外，更要蒐錄普通的近似以至雷同的故事，以便查考傳說分布的廣遠。二卽如實的抄錄，多用科學的而少用文學的方法。大凡這種蒐集開始的時候，大家多喜歡加上一點藻飾，以爲這樣能使故事更好些；這是難怪的，但我們不可不注意，努力免避。不增減不改變地如實記錄，于學術上固然有價值，在文藝上却也未必減色，因爲民間文學自有牠的風趣，足以當得章大愚氏「樸壯生逸」四字的品

評。全體敘述可用簡潔的國語，但其中之韻律語，特殊名物，及有特別意義的詞句，均須保存原本方言，別加註釋。我很想編一本小冊子，集錄故鄉的童話，只是因爲少小離家而又老大不回，所這些東西幾乎忘記完了，非去求助于後生家(*heuisangka*)不可。這項事業值得專門學者畢生的攻究，現在却還沒有人出來，要我們只會念咒的人爬過砧板去代做菜，實在可笑了。——我們可笑，中國的學術界也著笑可笑。

九日十一月。

蠶的故事

亦我

現在開始去搜集民間傳說的故事，真是太爲晚了。已竟有許多民間失傳的故事，都無從考察了。

當我第一次讀了蕭君的「鳥的故事」以後，立刻就想也寫幾個，但在這模糊的回憶中，終於找不出來一個，並且更問了許多的人，也是等於無效。現在好容易湊了人們的高興，而敘述幾個，但這也無非是什麼苦熬鳥呀！勃姑鳥呀……等等最普遍的幾個，至於別的許多，真已在無形中消滅了。

在寂寞的夜裏，所感到的，自然是無聊的况味，正在沉

寂的孤坐，忽然於剎那間恩潮的起伏中，似乎記得關明先生說過：（我很希望大家有興趣的人都來蒐集記錄這類鳥——以及獸虫魚草木的故事，……）於是我也就早在心之深處，發見了一個兒時聽見過的「蠶的故事」，但不知是否有發表之價值？而我却不管他，終於大胆的寫在下面：

已經過去的一個很古很古的時代，有一個軍官，他在某一天，到很遠的地方去從征了。家裏所捨下的人，除了他妻子，和一個妙齡的女兒外，便是一個有功的馬，據說他所以不帶馬走的緣故，是因為他在主人跟前有過很大的功勞，故而永遠不用他，而給以上等食料。

這軍官自從走了以後，一直經過許久的時候還不去，家中所捨下的妻和女，自然是掛念殊深，於是求仙問卜，各法做盡，終日在萬急中，希望萬一的成效，並且又很急燥的宣布說：

『如果有能够將丈夫找回的，無論是誰，情願把自己的女兒許配於他。』

但這種賞格發出以後，那應徵的當然很多，而效果則可以說簡直沒有，不過相傳久了，不免人人都要知道，而且以他軍官之威名，更加之以招贅的利益，所以人們都很歡喜替他宣傳，而最後便不免要被那匹有功的馬所知道

了。

這匹馬既知道了，於是便跳躍而狂叫，像瘋了似的跳躍而狂叫，甚而至於斷絕了飲食；馬夫無法了，便報告給他女主人，但她一來，那馬却更是跳躍而狂叫，似乎表示他可以找到牠的主人，而她却並不知道牠的意思，只以爲牠討厭囚犯般的生活，於是便立時將牠放了，任牠去自由去。

牠既脫開繩鎖的束縛，便一直跑了；可是過了幾天，牠却負了牠的主人，一同的回來了。

這時他們一家團圓，自然更重視這匹馬，特意還囑馬夫

殷勤的侍奉，可是無論怎樣的殷勤，牠却總是不滿意於一切，還是在跳躍而狂叫，且每次見了他應當婚娶的未婚妻時，便更加跳躍而狂叫，似乎要和伊作愛之接吻。

後來這事被他的主人發覺了，便非常之忿恨，有時本良心一想，自己却也以為委實應該婚配給牠，但終于以牠馬的低賤，而就此便賴婚了。

他曾有一次，誠實的對馬說了這番意思，而馬還是很利害的跳躍而狂叫，幾乎要死一般的急燥，於是他的主人便很忿怒的把牠殺了。

殺過了，便剝去馬皮，掛在院裏的牆上。在這一天，那

位應婚配給馬的姑娘，在院經過，忽然一陣怪風，馬皮早已飛起，立刻把姑娘捲了，從此便變成一個蠶了。

七，二一，早，于開封

結婚的愛(Y. D.) 五角

旅伴(林蘭) 四角

蠻性遺留(李小峰) 五角

文學概論(潘梓年) 四角

近代教育思想 三角

昆虫故事(林蘭)

遊記四篇(伏園)

赤俄遊記(抱朴)

旅蜀日記(羅文漢)

飄渺的東南風(劉大杰)

碎瓦(徐福熙)

北 新 叢 書

浪花(C F 女士著) 二角

夢(C F 女士譯) 三角

深誓(衣萍著) 二角半

大西洋之濱(春台) 二角

萍水集(同心著)

奇童(林蘭譯)

雪女王(林蘭譯)

日本童話集(寒光譯)

老柳樹(李小峯譯)

自然之奇觀(李小峯譯)

- (1) 徐文長一集 一角半
- (2) 心之初現 一角二
- (3) 從軍日記 一角二
- (4) 徐文長二集 一角半
- (5) 呂洞賓故事 一角半
- (6) 昨夜 一角
- (7) 徐文長三集 一角半
- (9) 女性美
- (10) 趙匡胤故事
- (11) 西藏文化發達史
- (12) 徐文長故事四集
- (13) 呂洞賓故事二集

北 新 小 叢 書

一九二五年十月出版

一册一角半

述者

顏剛 揚靈
雪林 鳳田 等
周健 俞琴

編者 林蘭女士

印刷者 永明印書局

發行者 北京新書局

